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二十九回 蘇臬台微行訪察 凌公子無意逢迎

卻說天來夫後嶺頭巡館盡被風雨倒壓。劉升四顧無人，但聞坑底有呻吟聲，視之乃喜來也，發聲大喊。眾人飛奔而至。劉升喝眾作速往救。只見喜來神色昏迷，口面歪破，含驚問眾人曰：「張風尚在否？」劉升聽得駭異良久，細詰之。喜來徐徐答曰：「吾在風雨中被他向頰一掌，不知此處是何所在。可叫凌太爺祭他一祭。」言罷，雙眼乍開乍合，作畏懼之狀。劉升愈怪其顛狂，令人煮蒜水，與他澆面，折柳挽扶其口，終不可復。由是喜來夜夜合眼，便見張風在前，放眼時亦不見他。（所以乍開乍合之由，前是真鬼。後是假鬼。）且恐且驚，連日不起。再說區明親護天來主僕到了南安，□六個挑夫一齊擔入泗源行寓所。區明附耳低聲述與行主。曾四公見說駭絕，忙將「重」字號果箱解去麻繩，劈開封皮，然後輕揭箱蓋。只見天來寂然不動，滿箱穢臭，熏人鼻板。箱底之孔，已被沙泥堵塞。（可見旁邊小孔之功，老區作事真個老成練達。）嚇得眾人手足無措，一邊扶入臥室急救，一邊打開「盈」字果箱。祈福騰身而起，見天來牙關緊閉，下體皆為糞所染。區明渾身濕透，舉薑湯而灌天來。祈福曰：「區爺請往更衣，小人自有主意。」乃以糠灰炒暖，盛其糞中，覆其心腹，冷則易之。逾時而蘇，幾人相與安慰不題。

且說蘇沛之在南雄，一路訪察半月，始到省城。微行在臬衙測字，偶遇李輝國揭下一字求測，自言：「你臬衙司辦，聞新臬台上任，連日盼望，還不見來。不知這個狗才所因何事？先生謂我判來。」沛之領他姓名，輝國遂以實對。沛之暗記在心，將此字尋索一番，良久未判。輝國問曰：「此字解作會什麼意義，讀作什麼聲音，如何測法，為我批來。」沛之答曰：「此是『盎』字，即孟子所謂『盎於背』者是也。（唐明宰相尚不識此盎字，況乎臬衙司辦？無怪其詢。）細看字頭原屬『央』字，諧聲，測來道上當有災殃。下邊一個『血』字，象形，而測解作『西』字，遠到江西，近在西南。（遠在天邊，近在目前）輝國曰：「風聞新臬台法令威嚴，不容胥役展翹。如果路有災殃，我等謝天謝地。」沛之曰：「敢聞大哥，前任按察如此清廉，因何離任？」輝國笑曰：「此話哪裡聽來？若使清廉，吾儕便當吃醋。」沛之曰：「看君氣色，印堂明亮，紫氣重重，近日財源可賀。」輝國曰：「曆數年來得辦梁凌一案，上下胥役，咸獲其利。豈徒弟輩而已？」沛之一一記在心頭。二人問答一番，輝國遞過封資，感謝而去。沛之更往譚村訪察，依然測字為名，寡坐一天，無人問測。（省會荒村，生灌自別）

次日沛之於招牌上寫出「蘇半顛奉贈測字」，懸於市中。（前有半仙，後有半顛，遙遙相對）是日紛紛到測，密如螻蟻。沛之言必獎譽，個個拜服點頭。（不應封資，自然採得拜服。）

正批論間，遙見一個中年公子，身穿象眼綢袍，外披□行馬褂，左顧右盼，乘轎而來。那公子看見人多擠擁，又聞旁人說他有見往知來之術，下轎而出，順手揭下一個「踵」字，交沛之測。沛之細看，那公子生得大倉豐滿，地角方圓，（富相）五嶽無虧，三停平持。（衣祿相）只為兩觀高聳，（惡相）雙目斜窺，（奸相）氣散神昏，（天相）語言浮動。（傲相。此段補前文所未序）便問：「公子尊姓尊名？」那公子舉手動足，答曰：「凌是吾姓，貴興吾名」。於是兩手憑著，抬頭聽講。沛之聞答，暗吃一驚。問他：「所測何事？」貴興避退旁人，低聲告曰：「我與梁天來雀角多年。他說登朝抱告，不識可以赴京乎？先生為我直筆批來，幸毋隱諱。」那沛之揣摩「踵」字，測聞原係一個千里足。若悅天來可以到京，必然惹他百計追尋。竟援筆寫來，其判云：

行人在外貴身輕，（泛測）足重如何趕得程？（合測）

半路不成應自返，（分測）動時無力赴燕京。（減測）

貴興看畢，鼓掌贊曰：「先生神筆，不亞古之客師也。（巧凡之孫）如應所言，當有厚報。」沛之微叩其事。貴興曰：「我曾分撥多人，或在東江把守，或在庚嶺生擒。水陵兩途去者八□餘人，追他而返。」言末畢，當前一人報曰：「凌大爺，我等在南雄嶺已帶人回來，可速歸家發處。」（故作驚人之語，令讀者不得不急看下文。）貴興大喜，檢出卦資與沛之，謝去。未知貴興歸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